

「吶、棘，為什麼我必須是女巫呢？」

「因為你父母都是女巫。」

「.....是那樣嗎。」「是那樣。」

「伊里亞不是因為沒辦法控制魔力，所以讓自己看不見了嗎？」

「嗯.....好像、是的。」

兩名男孩一來一往的對話著，他們一前一後，朝著普通人不會想去的森林深處走去。

「今天的聚會，哈梅爾大人也會來的樣子，要不要請他看看。」留著長髮的男孩說道。

「不要....感覺好像很恐怖不是嗎？」趕緊搖了搖頭，被叫作伊里亞的男孩畏縮著拒絕。

「嘿、拜託，你可是女巫欸。」「那是我父母，不是我！」伊里亞像是生氣了，停下腳步，對著棘大喊著。

「.....我不想管你了，哈梅爾今天會來，今晚是找繼承人的日子，這區域的女巫都會拿出自己的本事，像你這樣的傢伙還是算了吧，丟臉。」棘一個擺手，四周的植物就像有生命那樣攀爬、蔓延到他的腳邊。

「成為女巫的話，很悲傷不是嗎？如果活的很久的話怎麼辦？如果好不容易交到的朋友都死掉了怎麼辦？一想到我就覺得害怕的不得了。」

「不怎麼樣，我們，是女巫啊，走吧。」促緊了眉，棘也不是不知道伊里亞口中的意思，他沒想那麼多，也不敢去想。

===

只記得和荊棘走散了，伊里亞漫無目的往森林深處。

他不明白為什麼自己那麼做，就像有個力量在引導他，在牽引著他，越是往深處走，他心裡的悸動越是劇烈。

這一晚，哈梅爾並沒有來，大家議論紛紛著。

哈梅爾向來都很準時，要不就是出什麼事了。當有人那麼說道時，森林裡突然傳來了一陣騷動，在夜裡早已睡去的群鳥啁啾不斷，發狂般的、不顧一切的朝著天空飛去，連在狩獵中的野狼和大麋鹿也倉皇的奔走。

有什麼巨大的東西在移動著，森林的樹木開始不斷倒塌折斷，緊接而來的是某種生物的鳴叫聲，痛苦而尖銳，像是群眾或是野獸的聲音混雜在一起的聲音，

白色的巨獸出現了，若是定眼一看，會發現它身上爬滿了蠕動的蛆蟲，沒人知道那是什麼。

伊里亞的記憶只停留在這裡，記得荊棘將他給推開，要他離開，因為還沒學會控制魔法的他留在現場毫無用處。

接著伊里亞注意到了森林深處的呼吸聲，然後被它給吸引，自己就像是飛蛾那般，義無反顧的朝著火焰投身。

呼吸聲逐漸變大，巨大物體的移動聲也逐漸明瞭，那和方才的巨獸不同，是比它更小，更虛弱的東西。

「伊里亞。」男性...又或是女性，讓人分不清方向的聲音迴盪在耳中，黑色的霧氣直朝著伊里亞衝了過來、將他給包覆住，伊里亞並沒有逃跑，那東西令他異常的安心。

「我沒能.....阻止住，那東西，不應該存在這個地方，那是被稱作、被稱作羅帕爾的神祇，它突然，發狂了起來，被誰操弄著而發狂了起來，一般人是看不見它的，也不會知道它的存在，它是夾縫裡的東西，現在還只是蛹而已，要是一旦，讓它跨過線的話，一切就晚了。」黑霧中的聲音斷斷續續的說著，能夠感受到黑霧的呼吸相當急促，黏膩的液體也不斷從它身上汨汨流出。「瘟疫，會竄流開的，即便不是祂所願，招喚祂的人，也已經死了，這相當於，栓塞被完全破壞，不論用什麼方法都不能鎖緊，我沒辦法阻止，所以.....伊里亞。」

一雙手緊緊抱住了他，雖然看不見實體，卻能明確感受到。

「我跟你的話，只要，重新堵上那個口，繼承我的名字吧，雖然會讓你身邊的人，一輩子不幸也說不定……但是，別無選擇了，我就快死了。」

「咦....什、麼...？」呼吸宛如被黑霧給干涉，胸口就像被緊緊掐著那般難受，知識和圖像不斷流入腦內，快速的閃現又消去，黑霧的呼吸聲和身形也逐漸淡去，最後停留在眼前的是身處於麥田中央的青年，他轉過身，對著伊里亞微笑，漂浮不定的身體也逐漸化為光點。

『再見了。』

『巴德．哈梅爾。』